



文风习习
诗意盎然

牟山传奇

□高海涛

到郑州市中牟县多次,竟然不知牟山是中牟一座“物理”之山。多次道听途说牟山时,总以为它只是一座“化学”之山。

在“天津西”开往“郑州东”的高铁上,每过白洋淀站,脑海里便开始勾织古黄河与太行山的关系网。大禹时代,黄河就是在中牟转了个弯,沿太行东麓,一路与发源于太行山脉的诸多河流交汇后,在天津流入渤海的。车窗掠过华北大平原上文化遗迹的幻觉,一直被正在快速成长的高楼大厦所替代。高铁犹如奔驰在古黄河里的一条大船,人文、地理与自然的复杂关系,编织着一路的纠结。

塔吊,是一种拔起的图案,我一直这样认为。可是,中牟却颠覆了我的这个认知。因为中牟总是不留任何痕迹地就有一湖水、一片绿。就连中牟的塔吊也是倒映在水中,以至于中牟的楼房都是从水里长出的图案。

每次“雁鸣湖金秋笔会”都会有不同的风景,我也就只能做一个摸象的盲人,始终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中牟。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农耕文化博物馆、箜篌表演、官渡寺、牟山湿地公园,在我的眼中都是全新的。特别是牟山湿地公园,几乎颠覆了我对中牟的记忆。

牟山,在中牟县城北。史料记载,东汉献帝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曹操和袁绍在此官渡之战时,遗存的防御工事,被称为“牟山”,这个名字被一直沿袭了下来。明朝正德十年的《中牟县志·山川》中说:“牟山,在县治北五里,高十余丈,延数十里,上建牟山庙,县之得名于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牟山被黄河水冲毁了一半。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队奉蒋介石之命决开了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试图以黄河水阻挡日本侵略者。仅两天的时间,黄河水就吞没了大半个中牟县,牟山也无法幸免于难。1940年夏,洪水又将牟山冲刷一遍。1941年秋,洪峰再起,牟山很快被洪水冲垮。为战争,曹操和袁绍堆起了牟山;也是为战争,黄河水把牟山荡为平地。

而今,中牟又崛起一座新牟山。先是在湖中看到它的倒影,抬眼望,很自然的一座山,就在面前。难道又有一场“官渡之战”?导游介绍,牟山是用中牟的建筑垃圾堆起来的。既消解了建筑垃圾的污染,又造就了一个美丽的公园。牟山封藏了一个旧中牟,湖水似乎吐纳了一个新中牟。

登上牟山顶,目之所及不是中牟的全景。可我头脑却摸到了“大象”的全部,那就是倒映在我视网膜上的“七个”叠加在一起的中牟。中牟的两条主动脉,黄河生态带与贾鲁河生态景观带;七经八脉,七里河、远粮河等八河;五脏六腑,绿博园枫湖、雁鸣湖、鹭鸣湖、圃田泽等10个湖泊;穴位肌肉,方特欢乐世界、绿博园、建业·华谊兄弟电影小镇、官渡黄河大桥等,共同组成了一个貌比潘安的中原巨人。

在去中牟之前,在泰山以东的平原县,我对山有了新的认知。那次去平原是我的一个错误,我在百度上搜到了几张美丽的图片:文昌阁、千佛塔、龙门石刻、龙门楼等,便召集几个朋友前去。百度导航到达后,却是一片玉米地,不远处的村庄有一个建于公元2016年的

房子,大家非常失望。又百度到文昌阁,过一座红砖小桥时,问田地里的农民,这是条什么河。反正有个“马”字,问了好几遍,我们也没听清楚是马什么河。过了小桥,是平原县第二中学,现为中心小学,大门紧闭,望向校园,有一阁楼。经确认,为文昌阁。

吃饭时,查出桥下的河竟为大名鼎鼎的马颊河,九河之一。又找到一个琵琶湾。大家还没从失望里走出来,不想去,我说,来也来了,不如去看看。结果有了重大发现,龙门楼虽是新建在琵琶湾畔,但上面那个龙门石刻,还是明朝的。其实,这个湾说成湖更合适,因为很大。琵琶湾另一侧有一楼,是文昌阁的复制品。我在想,黄山、泰山、庐山等所有我去过的山,准确地说,是爬到山顶的山。在山顶上,你如果不远望,是感觉不到自己在山上的。旁边只有几块零落的石头。从这个意义上,平原县,就是一个山顶,一个平原县历史的山顶。

遥想当年,文昌阁在滔滔的马颊河畔巍然耸立。因为形状如琵琶,马颊河两岸的众湖湾里便有了现存的琵琶湾。千佛塔其实像南皮石金刚一样,是大寺院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二十里铺、三十里铺的地名,足可以见证平原县当年的繁华。如今却成了山顶上的那几块石头。

沧海桑田中,牟山与中牟浑然一体,我分明看到了牟山的巍峨。

作者简介

高海涛,河北东光人,1966年生,著名作家,河北文学院联系作家、中国小说学会会员,《沧州日报》副刊部主任。

牟山脚下箜篌鸣

□李智信

中牟有山吗?未曾听说,然而清乾隆年间版《中牟县志》记载:“牟山,在县治北五里,高十余丈,延数十里,旁有牟山庙。”说明真有山。原来是东汉末年曹操和袁绍在此进行官渡之战时,双方修筑起的庞大高耸的土山工事,这些战争遗存即被后人称作了“牟山”。由于中牟北邻黄河,每次黄河决口均顺东而下,中牟便遭受水淹,所以历史上的牟山早就不存在了,但善于以文化推动发展的中牟人,近两年兴建起了牟山湿地公园。他们挖湖垒土,一座占地600亩、主峰高153米、连接三座配峰的牟山在中牟平地上耸立,金秋时节,山下湖水澄亮,园内秋色浓郁,成为中牟一道亮丽的风景。

一个秋日的下午,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位作家诗人齐聚牟山脚下、贾鲁河畔,参加第七届雁鸣湖笔会。“雁鸣湖笔会”是中牟一个响亮的文化品牌,2000年至今已组织了七届,每届参会作家、诗人均在40人以上,不乏省内外知名大家,现已有500多位先后走进这方热土,写出了1000多篇妙文佳作,笔会影响力由国内扩展至海外。参会的嘉宾们进入中牟文化艺术中心,竟惊奇地发现中牟是箜篌乐器的发源地。我记得学生时代,两次学过千古名篇《孔雀

东南飞》,“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至今仍能脱口而出。那汉末庐江府小吏焦仲卿与爱妻刘氏为母所逼,一个“举身赴清池”、一个“自挂东南枝”的哀婉故事,曾令我唏嘘不已,但诗中提到的“箜篌”,则一直没有见过。

据《中华民族1000个第一》记载,箜篌为黄帝乐师师延始造,称九弦琴。《太平寰宇记》中说:“箜篌城在中牟县东南20华里,昔师延(这里师延指的应是乐官)在此造箜篌,以悦灵公。”箜篌城遗址位于韩寺镇东古城村东北角,尚存三段夯土墙。中牟人抓住这一宝贵的考古发现,联手北京鲁璐箜篌文化艺术公司,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了“箜篌引路”情景音乐会。“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唐代大诗人李贺《箜篌引》描述的琴音之美再现,全场观众为之惊叹、倾倒,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河南中牟。接着中牟县启动“寻找箜篌传承人”活动,第一批25名传承人经过训练,已可登台演奏,在郑州文化艺术节等活动仪式上展示,受到关注与好评;第二批从300多报名者中遴选出35人进行培训,一支朝气蓬勃、才艺出众的箜篌演奏者

队伍在中牟古地上亮丽现身。

在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落座,先是两位白衣少女,分坐两架古色古香的凤首箜篌旁,一曲《织梦行云》,将观众带进如梦如幻的意境里,身后屏幕上一树桃花飘舞,似蝶飞随风落下。接着,两位红裙少女、几位白衣少女操箜篌,玉腕抬,乐声动,孟郊的《游子吟》从琴弦里流出,柔和、清纯、婉转,伴着少女们深情的演唱,“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咏三叹,回肠荡气。最后上来一组10岁左右的儿童,一排古风流韵的箜篌扇形摆开,在一架钢琴的伴奏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箜篌齐鸣,时而激越铿锵,时而凄婉缠绵,席座里的观众不由生出一股“今宵别梦寒”的悲凉之感。

现今中牟正着手兴建占地108亩的箜篌城遗址公园。可以预见,不久一座中国独有的箜篌音乐城,将让中牟的名字飞得更高、响得更远。

作者简介

李智信,河南商丘人,1964年9月出生,河南省诗歌学会理事,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作家协会会员,中原油田文联副主席。

一只蝴蝶慢慢地降落

——写在潘安公园

□大卫

从未见过一只蝴蝶这么慢地降落
蝴蝶与花朵相遇的瞬间,花朵还是花朵
蝴蝶却带着草木的颜色
蝴蝶落下来的时候
虫子还在树上,鸟儿还在空中
雨卧在云端,夕阳远远地蹲在天边

蝴蝶往下落的时候,中牟还在梦中
这是潘安打出的一个呵欠,掷果盈车的男子
他把成吨成吨的美拉回故乡
在中牟,桃花被潘安带到了过来
那些花朵与蝴蝶恋爱,所以花朵开得非常慢

万物都在长根,中原大地上的麦子与高粱
用嘴唇呼吸,流水变清,黄金变软
天空在鸽子的翅膀上变得更蓝……
蝴蝶往下落的时候
花开得缓,黄瓜长出刺,草长出尖
丝瓜顺着墙长出长长的藤蔓
玫瑰在自己的脚边撒下的影子,是那种

若有若无的淡,蝴蝶往下落的时候
寂静在自己的回声里拐弯
山谷跑到了流水的前面
蝴蝶落下来的时候,所有的男子都叫潘安

我从未见过一只蝴蝶那么慢地降落
在潘安公园,阳光镀亮了一朵不知名的花
蝴蝶带着前世来到这里,从花萼到花蕊

一点点地接近,她放下自己全部的重量
她的淡定是并不存在的天空
她用双翅提着自己全部
她用虚无飞行
有时用露水的重,有时用铁的轻
我从未见过一只蝴蝶,可以那样慢慢地降落
带着一身的光
把整个天空降落在中牟土地上

从未见过一只蝴蝶可以落得那样慢
像从一本书里掉下的纸
它的翅膀上带着风暴与大海
蝴蝶在降落的时候,有人把黄金抛在一边
有人往黄金里放盐,有人打马归去
有人三碗酒下肚,长跪不起
在潘安的汉白玉的雕像前
一只蝴蝶其实就是一张纸
她的呼吸里有流星
她的影子有命……

作者简介

大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著有随笔集《二手苍茫》《爱情股市》《别解开第三颗纽扣》《魏晋风流》,诗集《内心剧场》《荡漾》等,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等文字。